

天杀龙虎客

司马文鼎 著



58

8127/04

客虎龙杀天

司马文鼎

(上)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B 301-529

内 容 提 要

武功高超的天灵大法师的爱徒雪娥，她天真无邪娇柔妩媚，但却招来了意想不到的奸辱，这令人发指的武林悬案，为武林界留下一件难解之谜……

身怀“童子功”绝技的雪源，武艺超人，性格耿直，侠肝义胆，他为了找到雪娥的仇人，走遍大江南北，历经艰难坎坷竟找不到仇者！

孤傲凌人的雪剑，虽爱憎分明，武功盖世，终为人所纵，铸成杀人魔王……

邪星大头仙之妻——南门毒女，外表如花似玉，风骚撩人，内心却毒如蛇蝎……

桃花尤欢深，本是昆仑派一名高僧，由于练功心切，急于求成，邪火入魔，逐为性欲所动，叛师离逆，在武林中引出了一场血腥的格杀！

天独一掌，隐退多年，今经不住眼前的利禄的引诱，再出武林，只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……

万事充满哲理，善恶必有报应。

《天杀龙虎客》故事险象环生，扑朔迷离，勾魂夺魄。看后能给你较高的艺术享受。

1247.58 94.
4662 1847.58
3:1 328
:1

—

夕阳给大地涂上一层血红，枫叶在深秋的夕阳中尤如浴血而战的斗士。六个黑衣人蓦地从茂密的枫林中闪出。为首的黑衣人身高八尺，肩宽背厚，穿青挂皂，足蹬薄底快靴，背插双剑，身后的几个黑衣人同为首的一样装束。只见他们人人面挂一层威风凛凛的严霜，个个带着一团冷森森的杀气，雄赳赳气昂昂，一言不发。那为首的黑衣人从枫林中闪出后，双足轻轻落地，伸手从宽大的黑衣中掏出一只灰褐色的信鸽，信鸽眨着绿莹莹的眼睛，随着黑衣人一声尖利的口哨猛地飞向天空。在那几个黑衣人的头上盘旋了一圈便朝枫树林的深处飞去。为首的黑衣人一直看见信鸽消失在夕阳中，这才顺手紧紧腰间的围带，而后双足一点地，六个黑衣人一阵电闪星飞，霎时无影无踪。

一间宽大的卧室里，燃着七只大蜡烛，每只蜡烛都按北斗星的方位依次摆在卧室的南侧。那跳跃着的冲天火焰，把整个卧室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照得通明瓦亮。卧室的北面摆放着一张宽大的雕花紫檀木床。床上躺着一个人，此人蒙盖着红色的龙凤锦缎大被，从外面看，一时很难看清被里的人是男还是女，不过，从那龙凤大红被中间凸起的高峰看，可断定这个人一定是个体格高大、肥胖出奇之人。如果被中之人是个女的，那她一定是怀胎九月，肚内至少有三个胎儿；如果被中之人是个男的，那他的肚皮下最少也得有一百斤肥肥的油挂。卧室静得发疹，被中之人象死了一样，既不打鼾，也不翻身，只有那燃着的七只蜡烛滋滋作响。大约过了

两个时辰，蜡烛的火焰矮了半截，卧室昏暗下来。紧接着木床轻轻滑向卧室的中间，那北斗七星烛台，也随之朝大床轻轻地移过来，渐渐地围着大木床合成一轮新月。但床上的被子却无动于衷，看来被子里的人十有八成是一具僵尸，或是一具人形木偶了。

残月朦胧，星光点点，依稀地洒在一片林海中。林海深处，坐落着一所青砖灰瓦大院。六个黑衣人疾如猿、猛如鸷，闪电般地掠树而过，轻轻地落到青砖大院前，而后扇形散开，鲤鱼游动般地向院墙滑去。夜幕中，远看院落围墙并不怎么高，走到跟前一看，此墙足有三丈。六个黑衣人来到大墙下，都把身体紧紧贴在墙上一动不动。过了一袋烟的功夫，墙北面的黑衣人“嗖”地一声纵上墙头，紧接着余下的五个黑衣人，一个接一个纵上墙头，然后象钉子钉在床上一样，又一动不动了。却看那为首的黑衣人将上身一弯，整个身体又紧贴在墙上细心观察这座大院，只见落叶凋零，寒虫倒挂，昏暗暗，阴沉沉，一片朦胧，万籁无声。看毕，他轻舒猿臂，大头朝下顺着三丈高的大墙轻轻滑了下去。紧跟着又一个黑衣人“霍”地掠墙而下，他们几乎是乘风而来，御风而去，整个人都似浮在风中。第一个人滑下墙闪电般奔向院里，一晃儿不见踪影了。

卧室里烛光昏暗，寂静无人。突然一股阴风从地下喷出来，灯烛的火焰象着了油似的凭空卷了起来，迅速扑向木床，神奇般地舔着床上的龙凤锦缎大被，散发出一股股糊焦味。火随风势迅速蔓延开来，将卧室照得通亮。突然，大被里面传出来一阵阵轻轻的咳嗽声。听声音象是个女人，咳嗽声还未了，卧室里面的后墙“哗啦啦、哗啦啦”开向两边，

闪出两扇油光锃亮的大铁门，随之又传出一阵阵悠扬悦耳的唢呐声，先为细柔呜咽，转而声如虎啸。倏然之间，只见那七只蜡烛随之神奇般地旋转起来，那龙凤被上的数十朵火焰也一朵朵地落在蜡烛上，而火焰飞经处却露出了鲜红的龙凤游斗图。顿时，卧室里灯光辉煌，烟消风静，又恢复了原来的宁静。但被子里面却渐渐地蠕动起来。只见一只肥大的绣花鞋从被中扔出来，紧接着一条肥大的裤子，一件肥大的上衣，一双肥大的袜子，一件肥大的内衣……都象一只只大蝙蝠从龙凤被里飞将出来，围绕着北斗七星蜡台风驰电掣般地旋转起来，立刻卧室又昏暗下去，只剩下那七点火星时隐时现。

“哈哈！果然厉害，真不愧是五魔山中的座山娘，几件衣物便将我清水桃花庄的北斗七星耍得烟消火灭。”铁门里传出一个人公鹅般的赞许声。

大木床上的女人用嘲讽的声调说：“久闻清水桃花庄铜少庄主是正人君子，没想到几年不见却也干起偷鸡摸狗的行营生来了。”

那个男人“嘿嘿”一笑，悠然道：“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也有七情六欲。既有七情六欲，就要有所爱，有所求。特别是象座山娘这样天下少有的武林绝色，谁不想结识？谁不想高攀？”

那女人恨声叱道：“铜少庄主，你这是好梦不做，做恶梦，我今天倒要看你怎样结识？如何高攀？”

那男人哈哈笑道：“座山娘，爽快！爽快！我也直言相告，在下久慕座山娘美色，今日就是请你来共度良宵，你我做一夜夫妻，我便让你知道我是怎样结识和高攀你。”

“铜少庄主，摸黑说话谁都不觉脸红，你以童子功名传武林，坑害了多少良家妇女，枉杀了多少人命？你这百死不足以赎其恨的伪君子，今夜我误入你手，你想怎样？想必也是一夜夫妻见鬼魂？”这个女人把憋在肚子里的话，暴雨点子似的叭叭地摔了过来。

那男子略一沉吟道：“座山娘，这全是谣传，但我不与你计较，今夜良宵我会使你武功大进，其乐无穷。”

话停处，卧室后墙轰隆一声，大门沉了下去。瞬间，一条黑影从里面闪了出来，只见黑影贴着卧室天棚旋转一圈，那紫檀木床上的龙凤大被猛地掀起，“哗”的一声双角直立起来，象一块铁板挡在卧室的窗户上。卧室立刻黑得不见五指。天棚上的黑影便轻盈盈地落了下来，站立在紫檀木床头上。黑影人一弯腰从腿上抽出一把短刀，“唰”的一声，刀光射出七朵火星，这火星就象流萤一样划破卧室的黑暗，稳稳落在七只蜡烛上。只听得“呼”的一声，七只蜡烛立刻燃起半尺高的火焰，卧室顿时变得通明瓦亮。

第一个跃进大院的黑衣人，已悄悄来到卧室的窗下，只见他一纵身双脚便轻轻地落在卧室的房顶上，然后身体稍往前一倾，平贴房顶，卧室里的对话立刻传进了他的耳中。黑衣人脸上微微一笑，他纵身一跃，飞将而去。

此时屋内明亮，一个十分丑陋怪异之人，出现在明亮的卧室之中，只见这个人身高不过三尺，又矮又胖，短而粗的脖子上顶着一颗圆溜溜的大脑袋。这个怪异丑陋之人浑身挂皂，黑袍大袖，那颗圆溜溜的大脑袋上严严的裹着一层薄薄的黑色面纱，在七只大蜡耀眼光芒照射下，显得十分阴幽可怕。奇形大头人虽然将床上胖女人的龙凤大被掀起，又将七只大

蜡用短刀碰出的火星燃亮，可他站在卧室中间却向根木桩一样，背朝大床，面朝窗子稳稳的站在那儿。瞬间卧室间出现了阴森的寂静，只听见床上胖女人的呼吸声和七只大蜡滋滋的燃烧声。这种使人十分难忍的寂静竟过了长达一刻钟，一刻钟如果是在平时，可谓弹指一挥，可今日这一刻钟在卧室中的两个人却如渡了一日之多。最后还是床上的女人打破了这种阴幽难忍的寂静。只见床上的女子双目紧闭，嘴内喃喃说道：“铜少庄主，不要难为情，今日虽说是中计而来，但如果不是我心甘情愿，你那点小计我是不会上当的。今日既然来此，就打开窗子说亮话，你我儿时曾有过花前月下，誓心相照，可我万没想到，祸从天降，使我一夜之间变得肥胖无比，自觉丑陋难配郎君，今日卧室之中就我两人，请你三思……

胖女人在床上口中喃喃说到此，便微微睁开双目。

“啊！你是谁？”无人回应。

胖女人睁目仔细望见站在地中央的怪异之人，骤然一震，她尖叫着滚了起来。瞬间将裤子、内衣、大花鞋统统穿好，一纵身，飞上天棚，挥掌向“大头娃”劈去。“大头娃”往左一闪身，胖女人甩开左脚猛地一回身，“噹”的一声，正踢在那男子的右肋上，男子“哼”了一声，连忙把身子闪在一旁，纵身一跃，落在地上。只听“大头娃”阴阳怪气地嚷道：“座山娘，明人不讲暗话，今天我是受铜少庄主之托，设计将你请来，为清水桃花庄出出压在肚子里的恶气。”

粗野的怪声一停，胖女人从天棚往下一跳，重重地砸在紫檀雕花大床上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将一张完好的木床

“碎尸万段”。胖女人又立刻从粉碎的床板中弹起，高声吼道：“铜铁山！你这可恶的淫贼，为何不赶快滚出来见我？今天我要是不杀了你，誓不为人！”

胖女人说着折身奔向卧室后墙通道。“大头娃”看胖女人要进通道，急忙飞身拦住了她的去路。胖女人挥掌又朝“大头娃”劈去。只见“大头娃”身形一晃，轰隆一声，后墙的大铁门从地上闪电般地升起，把整个通道立刻封个风雨不透。胖女人手掌急速一转，又向“大头娃”劈了过去，“大头娃”身形又是一晃，宽大的黑袍立刻象船帆一样鼓起，一股强劲的阴风从黑袍下面刮出，卧室中的七星大蜡随之也急速旋转起来。胖女人在这旋转大蜡中一动不动，愤怒的眼睛几乎要流出血来。旋转的大蜡不断变换方位。大蜡冒着半尺长的火焰渐渐逼近胖女人的身体。胖女人怒目而视，仍然一动不动，看样子是被刚才的事情气疯了。只见那大蜡上的火焰一扑一扑窜上了胖女人的脸，顿时胖女人脸上冒出了汗，可是她还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蜡烛的火焰还在燃着，突然胖女人的一只绣鞋飞舞起来，直射“大头娃”的黑袍。只听“哧”的一声，大黑袍象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陷下来。“大头娃”象泥一样瘫在原地。一动不动的胖女人缓缓抬起双手，向前轻轻一推，七只大蜡烛便形成一条直线，直奔“大头娃”烧去。这时胖女人才象卸了重担一样，深深地呼了一口气，然后转身向卧室的门口走去。突然“大头娃”挣扎着从黑袍中射出一枚毒针，毫无防备的胖女人忽然觉得天昏地暗，霎时失去了知觉。“大头娃”看见胖女人倒下，马上从地上滚起来，顺手从腰间抽出一把短刀，凶狠狠地向胖女人刺去。这时卧室天窗“嘣”的一声，六个黑衣人飞窗

而入。为首的黑衣人挥剑将“大头娃”的利刀拨开，反手双剑直逼“大头娃”。“大头娃”身形一晃，躲过直逼而来的双剑，脚尖点地，怪吼一声，越窗而去，顿时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六个黑衣人也不追赶，急忙从地上抱起昏迷不醒的“座山娘”，然后施轻功，象一只只燕子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
二

红！血红！

夕阳，其红如血，湖泊，其红如血，那片枫林也似乎泛出一层层鲜红的血色。

枫林足有二十里长，象一件红色的大衣裹着一片褐色的群峰，这片群峰由五座山峰组成，高耸万仞，岩石陡峭，象一把锋利的宝剑直插云端，人称“五魔山”。

这褐色的奇峰、如镜的湖泊、血红的枫林犹如一幅画卷，把这山村装点得如此地端庄、凝重，又是那样的朦胧、缥缈，象似有似无的仙境。

这座山庄，远近闻名，有人称它是“圣地”，有人说它是“魔窟”，其说不一。但是人们都依稀地记得这件事：这座山的庄主——白雪源，人称“白大侠”。十年前，突然隐退武林，紧闭山门，常年与世隔绝。

这位白大侠，武艺高强，侠肝义胆，提起他的大名，长白六省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敬。想当年，长白六省的武林高手经常被他请至于此，比及武艺，切磋武功。当时，这座山庄整天宾朋满座，欢歌笑语，刀光剑影，热闹非凡。一时竟成了传授武术的圣地，白雪源也成了风靡武林的显赫人物。

突然，这位白大侠竟一反常态，紧闭山门，拒亲朋挚友于山门之外，这座山也便骤然沉寂下来，静得象无波的湖水。对此，人们百思不得其解。

十年来，这座山庄安静地躺在褐色群山的怀抱里，象熟睡了婴儿。可山的外边却掀起了轩然大波，各种传说不翼

而飞：“白大侠密练提功术，一旦功术成就，便大开山门，称雄大江南北，独霸长白六省武林。”

当地的百姓中也流传着这样的一首歌谣：“五魔山，五魔山，山高险峻入云端，山里常年神仙住，不知何日返人间。”

正当人们眷念、传说之际，突然“轰”地一声巨响，沉睡的山门徐徐地打开了。那震天动地的开门声，霎时划破了褐色群山寂静的天空、湖泊、枫林。它向人们宣告：褐色群山从沉睡中已经苏醒了……。

山门开处，蹒跚地走出来一个中年汉子，相貌粗犷，一条跛腿比另一条腿短了足有半尺，上身一只空袖筒随风飘荡着，他虽比十年前老了许多，但他的一双眼睛却十分突出，仿佛占据了那个扁圆脸的三分之一的位 置，炯炯有光。远远看去，有点象两只小灯泡似的。他就是这褐山庄的守门人——白雪田，人称“地不平”。

这位“地不平”，为人豪爽，磊落光明，在长白六省武林中也小有名气，庄主白大侠十分器重他，两人肝胆相照，情味相投，遂成知己。“地不平”也很怪癖，五魔山庄有很多美差他都不干，偏偏选中了守山门的苦差使。多少春秋过去了，他一直把守在这座山门前。

此时，“地不平”站在湖边，他的眼睛呆呆地看着那泛着红光的湖面，脸上毫无表情，活象一块在燥热的沙漠中磨过好几个世纪的石头。

夕阳徐徐地落在远外的地平线上，末了的一丝余光已消失下去，刚才发红的湖面已成了浓墨色，那褐岩石峰也由红变青，天色霎时昏暗下来。“地不平”仍纹丝不动地瞅着凝

面。突然一只柔软的大手轻轻地搭在他的肩上。“地不平”仍然发愣地站在那里，这只大手又轻轻地抖动了一下。

“地不平”这才如梦方醒地收回目光，转过身子，悄然说道：

“大哥，今天，这山门还关不关？”来人略知其意，即便回道：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地不平”神色黯然，慨然道：

“十年前，为了她，褐山关了山门；而今，为了她，又打开了山门，我不见到她的面，再不想关这山门了。”

谈话象断了弦的琴，一下子停住了，那搭在“地不平”肩上的大手无力地落了下来。

双方沉默着，沉默着。“地不平”怅然地抬起头，用乞求的目光看着身边这位结交多年的兄长——白雪源。只见白雪源神情阴郁，脸象块锈铁。尤其使他吃惊的是，白雪源那双眼睛——过去神彩奕奕，而今变得那样呆滞无神，好象埋藏着深深的痛苦，这痛苦从瞳孔一直伸延到眼角，而后又深深地扎向浓浓的眉毛之中。“地不平”心里不禁一颤。

白大侠暗自思忖：“此事只能这样了。”他眉心略蹙，猛然转身朝山门飘然而去。“地不平”见白大侠悄然离去，便已心领神会了，他的脸上微微地掠过一丝笑意。稍停片刻，只听“嗖”的一声，“地不平”腾空跃起，转眼间落在白大侠的面前，毕恭毕敬地说道：

“大哥，可到我的屋里稍坐一坐？”

白大侠停住脚步，迟疑了一会儿，而后点点头，身形一起，便如一缕轻烟，霎时来到山门口。“地不平”心中甚

喜，竟然施展了“一鹤冲天”的上乘轻功，紧随其后。

这二位进入山门约三丈远，便朝东一拐，来到了一座褐色的怪石下面，“地不平”轻弹二拇指，怪石下面的石门便“哗”的一声朝里打开了，继而“呼”的一声冒出一股寒气，随之露出一间小石屋。屋里的石桌、石凳、石床，还有石枕头，光秃秃、冷冰冰。“地不平”先跃进屋里，轻轻地甩动了一下左肩上的空袖筒，一股强劲的气流从空袖筒里冲将出来，霎时，小石屋温暖如春。

“大哥，请！”

“地不平”虔诚地静候白大侠入座。这位白大侠飘然而至，他既没有落座，也未理睬“地不平”，直朝石屋的北门奔去。只见他紧紧蹙起眉尖，猛地挥起双臂，大喝一声“开”，那足有千斤重的石门，“哗”的一声，被他双手推开。里面现出了一条阴森森的通道，随之传出一阵轻脆的铃声，铃声过后，白大侠这才瞥了一眼“地不平”，苦笑一声，蹑身进入通道。“地不平”深知这苦笑中的含意，即随其后。霎时，小石屋又恢复了平静。

通道的末端，出现了一个宽阔的石厅，石厅里空荡如野，只有七只大蜡烛闪闪发光。

“地不平”第一个跃进石厅。只见他身形一晃，跛足点地，地面上骤然飞起一个拳头大的石块，象流星闪电似地撞在石壁上，“唰”的一声，射出七道火花，那火光象七条火蛇，蜿蜒地扑向七只蜡烛，顿时，蜡烛蹿起了半尺高的火焰。

一直站在石厅门口的白大侠早就蓄势以待，只见他对准那嗤嗤作响的七只蜡烛，猛地一挥掌，那火焰闪电般又扑向

了“地不平”。这叫“绵掌劈火”，这掌势既刚猛而又飘忽，一刹那间，见四面八方都是白大侠的影子。幸亏那“地不平”早有防备，喝声：“来得好！”猛地腾空而起，在半空中来个“金鲤穿波”，翻身跃出火圈。可白大侠已是退而复上，又展出了奇诡百变的招数，忽虚忽实，忽柔忽刚，或拍或按，或抓或点，将七只蜡烛摆弄得象七团棉花似的，又重重围着“地不平”转。不过，高手比斗，相差只是毫厘。

“地不平”的武功非同寻常，就在这光闪火转之际，只听得“地不平”爽声笑道：“礼尚往来，现在我可还着了！”笑声犹未了，便见“地不平”挥起左臂来了一个“玄鸟划沙”，身形一转，火光疾闪，瞬时分成两路，风驰电掣般地扑向白大侠。白大侠身形一晃，接连退了三步，火轮乘势钻入了他的腋下、裤裆下，人形顿时变成一团火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白大侠斜身一掌，来了一个“拂手云”，似劈、似戳、似按、似点，掌指兼施。顷刻间，七只蜡烛烟消火散。

这时，“唰”地一声，那七只蜡蕊中射出七把利剑，只见剑柄在下，剑尖朝上，银光闪烁，咄咄逼人。

忽然，“地不平”来了一个“仙鹤冲云”，飘然落在这明晃晃的剑尖上。紧接着白大侠也随之而落。霎时，两条人影一前一后，流星赶月般地追逐起来。只见光随人动，人随力行，刀光人影浑然一体。好一个“内韧高功”！

突然，“地不平”身形一旋，右手一翻，一股劲力，疾步而出，直朝身后的白大侠前胸击去。白大侠也不躲也不闪，只用左手在胸前划一个圆圈，一股内力硬把“地不平”推出的凌厉掌风逼挡过去，这两股劲力相接，只听“嚓”的一声，猝然间卷起了一阵旋风，他们就象这旋风中的落叶飞转着。

忽然“地不平”轻轻地甩动了一下右臂的空袖筒，一股强劲的阴风立刻冲将出来，直逼白大侠而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白大侠立刻来个“大鹏展翅”，神威凛凛，气势如虹，双掌如绵，劲道如电。“地不平”见这一掌竟使出真力，凛然一惊，蓦地升空而起，“呼”的一声，飘然落在白大侠的身后，收回招数。高声说道：“大哥，还是看看你的‘绵掌吐球’吧！”话音一脱口，便飘然落地。

这时白大侠已腾空跃到天棚上，朗朗地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看球！”只见个一亮锒锒的大钢球瞬时从白大侠的掌心飞将出来，顺着石壁飞滚，钢花四溅，响声隆隆。这时那七只利剑立刻穿上了蜡衣。接着又是一个钢球流星般地飞出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两个钢球撞击一起，立刻冒出七颗火星，顿时，七只大蜡燃起了半尺高的火焰，急速退回北墙，一动不动了。

“好！好一个绵掌高功啊！”“地不平”拍手称快道。

此时白大侠已收回招数，立足在地，略整装束。他剑眉一扬，得意一笑，然后跃出大厅，跨过通道，来到石屋门前。“地不平”紧随其后。

“大哥，请！”“地不平”恭顺地说道。

白大侠谦然一笑道：“兄弟请！”

说话间，二人飘然而坐。

只听“地不平”朗声笑道：“痛快！实在是痛快！”

白大侠剑眉一扬道：“兄弟，你刚才雄浑的内力，比十年前精进了不少，兄弟可是……”

话音未了，“地不平”赶忙起身道：“多蒙兄长指教！”

不过，大哥的‘追风赶月’、‘烈火腾龙’，还有那‘绵掌劈火’，可谓是炉火纯青了。不知大哥……”

此言刚一脱口，白大侠的神情骤然一动，但很快地被一层苦笑掩盖住了。“地不平”可是个爽朗的汉子，他早已注意到了白大侠的神色有异，便坦然道：

“大哥，实不相瞒，为了她，我已破了褐山的山规，请大哥治罪。”

白大侠闻言一震，忽地站了起来，又无可奈何地坐下了，因为这是在他意料之中的。他沉默片刻，便疾言厉色道：

“她为何到现在还不归还？”

这粗犷的声音，震得石屋嗡嗡响，也震痛了“地不平”的心。“地不平”痛苦地闭上眼睛，两滴热泪从那爬满年轮的脸上落下来。

正在这时，突然五魔山顶上的大钟急速地响了起来，他们俩愕然相视，而后纵身一跃，直奔五魔山的山顶。

白大侠和“地不平”站在五魔山的山顶上，举目眺望，只见黑煞煞的湖面上，突然亮起一道灯光，先是红光，红光闪过，又出现桔黄色的光，继而又变成了绿色的。灯光晃动三次后，便立刻熄灭了。白大侠剑眉一扬，“地不平”立刻喜形于色，只见他跛足点地，“嗖”的一声，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猛然飞起，直奔大钟，大钟有节奏地响了三声，湖面上三盏灯立刻亮了起来，那只小船急速朝五魔山驶来。

“地不平”和白大侠二人相对一笑，便施展轻功，飞奔山门，去迎接这“不速之客”。